

虎口索食

HUKOUSUOSHI

DIYIREN

汪衍振 著

第一人

晚清外交家曾纪泽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曾纪泽是晚清外交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博通西学、会讲英语，担任大清国驻外公使八年，立功无数，却累遭保守派弹劾和慈禧太后申饬。回国后因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又为百官和太后所难容……

本书从曾纪泽起复写起，按时间顺序，生动地再现了与法国修约、到俄国改约、中法战争、与英国交涉洋药税厘等重大事件的全过程。

曾纪泽是大学士曾国藩之子，在那个“八股取士，说洋话为耻”的时代，他是官宦子弟中绝少的几位懂英文、通西学者之一。

他受命赴俄国去改已订之约，对俄国内外困境和国际局势熟谙于心，加上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军队后盾，巧妙运用外交技巧，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清王朝唯一的一位敢“探虎口索已投之食”并获得成功的人。

他与俄国签订的《中俄伊犁改订条约》，不仅被列强视为国际外交史上的奇迹，而且是晚清屈辱外交史中唯一的一个能让清王朝扬眉吐气的条约。

他还是大清驻外所有二等公使当中唯一的一位享受一等公使俸禄的人。

他亲手制定了清王朝唯一的一部海军法——《北洋海军章程》。

他驻外国八年，迭创奇迹，屡立大功，被各国同仁称道为“大清国最有远见卓识的、最爱国的、最杰出的外交家”。

在办外交上，他学识兼备，不畏强敌，能充分运用国际间的时势矛盾和外交技巧，以增强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达成具体的外交目标，这与李鸿章消极被动的外交政策相比，确实高出一筹。

翻阅晚清外交史你还会发现：凡出国担任过公使的官员，回国后不管官至几品，死后均不赐谥号；曾纪泽是唯一的一个死后被朝廷赐予谥号的人。



HuKouSuoShi DiYiRen

ISBN 978-7-216-05207-8



9 787216 052078 >

定价：35.00 元

K827/775

2008

HuKouSuoShiDiYiRen

汪衍振 著

虎口索食第一人

晚清外交家曾纪泽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虎口索食第一人:晚清外交家曾纪泽/汪衍振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3

ISBN 978 - 7 - 216 - 05207 - 8

- I. 虎…
- II. 汪…
- III. 曾纪泽(1839 ~ 1890)—传记
- IV.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9325 号

虎口索食第一人

晚清外交家曾纪泽

汪衍振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416 千字
版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数:1 - 6 000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207 - 8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8.5
插页:1
印次: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有关曾纪泽的评价

外国人眼中的曾纪泽

中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中国领土又吐了出来。

——英国驻俄国公使德佛楞,公元1881年(清光绪七年)

我办外国事务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

我坚信对于这些中国老爷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他们十分傲慢,并且熟悉世界政治。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正如科托尔的示威没有使苏丹害怕一样。

——俄国外交部大臣格尔斯,公元1881年

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曾侯爵创造的都是一个奇迹!

——法国驻俄国公使商西,公元1881年

从他发表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看来,他实在是一位典型的爱国者……他在使欧八年期间,以坚定庄严的立场,处处为维护中国的尊严而奋斗。他对欧洲的思想和习俗极为熟悉,并在符合他高贵身份的前提下,尽量采纳了一些欧洲的生活方式。

——英国《北华捷报》

中国人眼中的曾纪泽

曾袭侯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与俄国外部大臣布策反覆辩难，弄得布策无词可答。

俄许改约，全恃曾袭侯口舌之力。

——蔡东藩《清史演义》

一八八〇年二月，清政府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俄谈判，要求索回崇厚所丧失的领土和一些重要权益，以挽回损失。这项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曾纪泽是一位有识见的外交官，他决心完成“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使命。在谈判中，他坚持“力争分界，酌允通商”的原则，争取改约成功。俄方代表先坚持原约，说“只要照办，无可商议”，后来，又说如要修改原约，必须将“中国沿海地方作为补偿”，还要增加赔偿“兵费”。曾纪泽临难不惧，据理力争。

——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

甲三（纪泽）读书，天分本低，若再以全力学八股、试帖，则他项学业必全荒废，吾决计不令其学作八股也。

——曾国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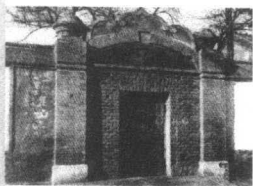
曾纪泽自光绪六年兼使俄国改换约章，正承崇厚失词获咎之后，俄人藉为要挟之端。约自我废，势难转圜。其时沿海震动，以主兵事将起。该侍郎受任于危疑之际，力为其难，竟能废已定之成约，折无厌之要求。易危为平，卒归于好，不惟界务商务保全实多，而弭兵息民，大局所关，尤非浅鲜。约成之始，优旨褒奖。中外论者，咸谓此举始中国办洋务以来所无，即泰西交涉亦未尝有也。

——李鸿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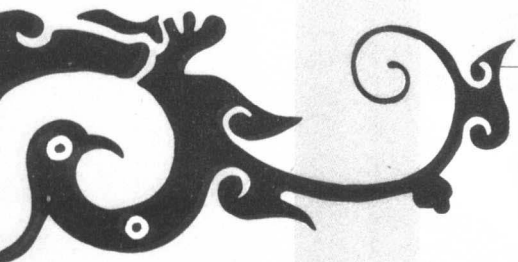
张之洞虽名重一时，若论兼通方略，似尚未能及曾纪泽。

——左宗棠

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曾府门旁挂了条红布	002
第二章	宝大少想发洋财	029
第三章	副使常柏青如此复仇	051
第四章	三名华工跪在新公使的马车前	077
第五章	崇厚为俄国立了一大功	103
第六章	大清国决定赦免崇厚	127
第七章	俄国人很想干掉曾公使	151
第八章	法国人决定对曾袭侯下手	180
第九章	大清国燃起战火	206
第十章	慈禧太后拍案而起	235
第十一章	琴弦弹断几人听	256
附 录	曾纪泽大事记	280
	《清史稿·曾纪泽》	281
	清朝驻外公使馆设立时间及首任公使名录	282
	主要人物表	283
	历史小常识	288



引 言

曾纪泽,字劼刚,籍隶湖南湘乡,生于道光十九年(公元 1839 年),晚清重臣曾国藩长子。六岁入私塾,攻八股,研制艺,两次下场,不中。期间,得郭嵩焘指点,接触洋务;得江南制造局总办容闳介绍,拜英国人莫里逊为师,学英语。此后眼界大开,识见顿长,人皆称奇。同治九年(公元 1870 年),由二品荫生入京补户部员外郎,步入官场。因思想超前,赞赏洋务,为百官所难容,累遭户部尚书李鸿藻、礼部侍郎徐桐等人弹劾,假归,仍攻西学。越二年,丁父忧,继丁母忧。期间,与当朝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等人通信不断,并结合大清实际写出二十万言的《西欧各国概论》及《佩文韵求古编》、《说文重文本部考》、《群经臆说》、《音学考》共五部书稿。《西欧各国概论》是应李鸿章之约专为总理衙门所著,供使外人员应用。光绪三年(公元 1877 年),忧服除,袭侯爵,携眷属进京。途中客栈失火,书稿尽焚。

是年,曾纪泽三十有九。

第一章

曾府门旁挂了条红布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

刚交十月,提前降临的一场雪,让京师一夜间成了银色的世界;后半夜刮起的西北风,更使气温骤然下降。混浊的护城河结了薄薄的一层冰,西山也不见了如火的红叶。城外各寺、庵的和尚、尼姑们都早早起床,急着扫雪清路,城内的大府小户也都敞开院门忙碌开来。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京城百官很有些不知所措。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也给刚刚安顿下来的曾府制造了些小麻烦。

京城曾府是赁来的房子,位于长沙会馆后身的一个胡同里,方方正正的一所四合院,上下共有三十几间屋子。东翁是一位军功出身的满人,做过一任京县典史,捞了上百万的银子,在京城买了五处宅子,赁出去三处,这是其一。曾纪泽赁下后稍加清理,便和弟弟纪鸿搬了进去。然后才到部递具禀,很快得以引见,不久便官复原职。

这场大雪过后,原本挂在曾府朱漆大门上方写有“曾”字的两只红纱灯笼双双被风吹走;大门两侧的警示,一侧写有“户部示:严禁喧哗,如违送官”,如今只剩了“喧哗”二字,另一侧挂着的棍、鞭则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白纸,很像丧家的灵幡。

府里老管家嘴上不说什么,但肚里想的却是:“大爷、二爷这次进京怕要有不吉利!”

曾纪泽和曾纪鸿的轿子此时已被抬出院子落在宅门首,轿夫们正对着大门两旁指指点点。

老管家走出来,小声告诫道:“别让上房知道。”

老管家话音刚落,曾纪泽和曾纪鸿已一前一后步出大门。

曾纪泽中等身材,短须,两道浓眉,生得清清瘦瘦;两只眼睛不大,细看有些三角形状;脑后的辫子不甚粗壮,微微有些泛黄;白色明玻璃顶戴,八蟒五爪袍,白鹂补服,脚登朝靴。一看就是个五品官员。

曾纪鸿个子略高些,无须,大眼睛,粗辫子,又胖又壮;素金顶戴,五蟒四爪袍,鹞鹂补服。分明是七品的前程。

曾纪鸿没有理会门旁,径直坐进轿子;曾纪泽却望了望大门上方。

老管家忙道:“夜里风大,把灯笼吹走了,我一会儿就打发人去买。”

曾纪泽随口说一句:“拴牢些,京城的风硬着呢。”

扶轿二爷常三急忙掀开轿帘。



第一章 曾府门旁挂了条红布

曾纪泽不再讲话，弯腰坐进轿里。

两顶轿子很快起去。

老管家带着五名下人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把大宅门收拾成原来的模样。

这件事闹得曾府上下人等心惊胆战了许多天。所幸两位主人——大爷曾纪泽与二爷曾纪鸿，都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人心渐稳。

但两位女主人——大奶奶刘鉴和二奶奶郭筠，还是从丫环的口里知道了府门上方的灯笼被风吹走、门旁无端多了张白纸的事。两个人的心里就一直揣上了疙瘩，尤其是刘鉴，嫁进曾家多年，大门上的灯笼被风吹走还是首次，白纸更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能粘到墙上。刘鉴猜不出这是什么兆头，但肯定不会是吉兆。

妯娌两人商量了一个上午，最后决定在门旁挂上一条红布来避邪气。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曾纪泽荫生试罢转补户部员外郎，不久便遭弹劾被迫假归。那时，老爷曾国藩尚在，曾纪泽有缺无缺都不至让家小饿饭。但现在已今非昔比……

曾国藩生前虽封侯拜相，但却没有给儿女留下什么积蓄。——他自己留了个“廉”字，给儿女留下的只是大量的手稿、书籍和几件衣物。

虽然曾纪泽安顿下来不久即官复原职，仍补户部从五品员外郎，曾纪鸿恩赏举人，也经同文馆算学总教习李善兰保举，考试合格后，被同文馆录为正七品算学教谕，两个人都有缺分，可他们都非科举晋身，历来被百官鄙视，随时可能被劾开缺。

妯娌两个的担心不无道理。当时的大清国，国人均以学洋话为耻，士子都把搞洋务视同卖国。

这场提前降临的大雪，把曾府的门楼搞得一团糟，把两位女主人的心情弄得好不忧郁。

一连五六天，曾纪泽上衙门前，夫人刘鉴都要说上这样一句：“办完了差事就回来，有洋朋友找你，尽量躲着点儿，别让同寅看见惹上是非。”

曾纪泽往往是狐疑地看夫人一眼便出门上轿。

曾纪泽从衙门下来走进上房更衣时，刘鉴又总要这样问上一句：“今天没什么事吧？”

曾纪泽答出“还好”两个字后，刘鉴马上便双手合十，口颂“阿弥陀佛”，心里则庆幸红布挂得及时。

郭筠对二爷纪鸿也是如此。

十几天后，曾纪泽才知道事情的起因，于是苦笑着叹一句：“真是妇人之见！”

一日例休，曾纪泽到后房的私塾馆和塾师谈了一会儿话，又问了问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的用功情况，便来到上房。



曾纪泽

夫人着房里的丫环给沏了杯热茶出来，便又埋下头去纳鞋，口里却小声问一句：“劄刚啊，今儿真是衙门放假呀？——有什么事，你可别瞒我呀？”

刘鉴怀疑夫君已被上头开缺或革职。

曾纪泽笑道：“你呀，还是对灯笼的事犯疑。洋书上早就说过，风雨雪霜是自然现象，不足怪的。”

刘鉴苦笑一声道：“你要不读洋书，我还真不犯寻思。我听人说，李鸿藻升了协揆？”

曾纪泽知道夫人还没忘了同治九年自己因去给恭王当了回翻译便遭李鸿藻弹劾的事，于是宽慰道：“你不要想那么多。我做的是大清国的官，食的是国家俸禄。”

刘鉴浅浅地叹了口气，没有再言语。

曾纪泽起身走进书房，拿起一本英文书便看起来，脑海中却闪现出李鸿藻的面目。

曾纪泽进京前，就已经听说过李鸿藻的许多趣事。

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拜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为师，专修理学。曾任翰林院编修、修撰，太常寺汉寺丞等。咸丰十年，李鸿藻被特诏为皇太子载淳的师傅，专教“四书”“五经”。年幼的载淳登基，两宫太后辅政，年号改为同治，李鸿藻仍为帝师行走于内廷。同治三年授侍讲学士仍兼上书房师傅。

曾纪泽之父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已是名满天下的礼部侍郎且兼署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当时李鸿藻才是个不拿俸禄的翰林院庶吉士。惟一特殊一点的是几年后让他进了内廷做了上书房的师傅。凭着这一点，同治帝一亲政，便把他拔擢为从二品内阁学士。一年后，进军机处，成了军机大臣，配合奕訢工作。

一代帝师的特殊地位使李鸿藻一跃成为清流保守派首领。洋务派无论怎么做，他都能从“四书”“五经”中找到批评的依据，奕訢也奈何他不得。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更是与他势同水火。满朝当中，他最不敢碰的一个人就是曾纪泽的父亲曾国藩。曾国藩一则功劳太大，一则廉洁方面无人能比。曾国藩不仅讲洋务，而且做洋务，引进西洋技术造船、造火炮、火枪，聘洋技师开铁矿办铁厂，无一件不是开大清有史之先河。但曾国藩这洋务讲得总掺杂着不少中国传统的东西，而做得又总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李鸿藻不止一次在人前感叹：“遍观宇内，真正老成谋国的只有曾中堂一人啊！”

如果时人都能像曾国藩那样讲洋务、做洋务，他李鸿藻自然也无得话说；偏偏有些人一讲起洋务来就什么都是洋务好，仿佛大清无一件不是落后的，这就很让李鸿藻生气。李鸿藻有一次对同僚讲了这样的话：“就说拉屎吧，国人要拉屎，洋人也要拉屎，难道只有国人拉的屎臭，洋人拉的屎就香？”

自从通关以来，京师各衙门都把“洋”字挂在嘴里说来讲去，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后，更逗引得一些军机大臣们也去听。李鸿藻那时正跟着倭仁学理学，对事物还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恩师说好的，他必说好；恩师犯恶的，他亦犯恶。后来，他进了内廷为皇太子讲习儒学，同治以后，渐渐名显。尤其是近几年，他以帝师之尊被破格拔擢到大员行列，才敢对洋务派发起猛烈反击。倭仁是宁可自己摔伤也不肯到总理衙门去当差，宁可告病也不踏进同文馆一步。李鸿藻做得更彻底，不仅不同总理衙门的人来往，连总理衙门看都不看一眼。更有一点

第一章 曾府门前挂了一条红布

让满朝文武叫绝，凡与“洋”字有关的东西他决计不用，也不准家人用。

李鸿藻平生最爱吃的是羊肉，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全京师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他这一嗜好。

一次，直隶总督李鸿章来京师面圣，退朝以后下殿。李鸿章有意走近李鸿藻，自言自语道：“现在的人做事真是越来越离奇了——”说完这句话李鸿章有意打住不说。李鸿藻对李鸿章是早存了老大一个成见在肚里的，这时见李鸿章讲话，便急忙竖起耳朵听。

李鸿章此时已走出大殿，这会儿偏巧停了停，然后又叹了口气，才道：“有些人不与洋字打交道，他自己呢，偏偏又最爱吃羊肉！”话毕，扬长而去。

李鸿藻霎时愣住，脸烧了老大一阵，上轿回府时把头磕在了轿杆上，他也没觉出疼。

到了府邸，开饭时，他见家人把一大碗清蒸羊肉端上来，耳边便马上响起李鸿章的话来。他放下筷子，端起那碗羊肉，猛地摔在地下，嘴里骂道：“以后不准吃这劳什子！”骂完以后，倒也没有责罚厨子，低下头闷闷地把饭吃了。

李鸿藻平生研习理学，不吃鸦片，不打麻雀，偶尔只是吸根纸烟，惟一的嗜好便是吃羊肉。他的府上，后院有老大的一片空地，长年圈养着十几只羊，一年四季没断过。

李鸿藻不肯再吃羊肉，慌得家人只好把圈养的羊贱卖了，买了几口猪养在里面，以备解馋用。但李鸿藻却是吃不惯猪肉的，说猪肉腻人，猪又什么都吃，总不如吃草的畜牲干净。

李鸿藻三天没吃羊肉，府里倒也相安无事，到第四天上，他便开始闹胃口，一进府里不是骂人就是摔东西，纯属找茬闹事。用饭时一个下人端汤因为盆热走到半路便弄撒了，这在以往，李鸿藻是看都不看一眼的，但这次，他不仅张口便骂，又赶过去，对着下人踢上一脚。

满府上下被闹得再无宁日。

李鸿藻有一妻两妾，两妾是半路上买来的，每日里除了和李鸿藻玩耍就是要东西，只有一妇跟他时间长。夫人知道老爷这是犯羊肉瘾了。

这一日晚饭时，桌上照常摆了两盘素菜一盘猪肉一碗汤。李鸿藻气嘟嘟举起筷子吃时，家人竟又从厨下端上来一碗粉嘟嘟的清蒸肉。李鸿藻一闻便知是羊肉，不由勃然大怒，张开大口就要骂人。夫人这时走过来笑吟吟说道：“老爷，这是府上刚买的一个新鲜东西，叫做家孢子，我让他们宰杀了，不知好吃不好吃？”

李鸿藻一听不是羊肉，这才没有发作，伸出筷子尝了一口，分明还是羊肉。但因没有羊字，隐忍着又试尝了一口，心里却在想：“原来羊还有另一个名字，这却是不知道的。——老夫险些上了李鸿章的当！”

李鸿藻低下头，很快便将一碗羊肉吃光。

李鸿藻家至此才算安静下来。

李鸿藻不吃羊肉却吃家孢子这事不知怎么就传进了宫里。

有一次，同治帝独把李鸿藻叫进书房，说道：“李师傅啊，朕听人说，你很愿意吃家孢子肉啊？”

李鸿藻答声是。

同治帝道：“朕吃过野孢子，却没有吃过家孢子。你什么时候也给朕送一只，让朕尝尝啊？”

李鸿藻忙答：“臣这就去办理。”

李鸿藻回到府上，立马让下人从圈里挑出一只肥而且大的家狍子来，捆住四蹄，抬进了宫里。

李鸿藻让家人等在外面，自己进去跪着禀告：“皇上，臣让人把家狍子抬来了。”话毕，用手指了指外面。

同治帝大喜，往门外一看，见两名下人模样的人果然抬着一团东西等候在门外。

同治帝立时便吩咐太监将家狍子弄到御膳房宰了，又赏李鸿藻共同品尝家狍子肉。

到了用御膳的时候，餐桌上果然多了一碗家狍子肉。

同治帝出于好奇，让太监夹了一块给自己，品了品对李鸿藻道：“李师傅啊，这家狍子肉怎么和羊肉的味道相似啊？”

李鸿藻急忙离桌道：“回皇上话，这家狍子可和羊大不一样。这羊就像是夷人的火枪，而家狍子就是我大清的理学。理学和火枪决不同炉啊！请皇上明察。”

同治帝没再言语。以后，再也没有管李鸿藻要过家狍子。

李鸿藻做户部尚书的头一年，正逢大考，皇上放他做了副主考。考毕，进士们照例来府上谢师。

李鸿藻素来敬重进士二字，凡来谢师的，他都让家人捧了茶出来给人喝。其中一名进士是上海人，接了家人递上来的玻璃茶杯，不经意地就讲了一句：“想不到恩师的府上也用洋杯子！”

李鸿藻听得真真切切，不由板起脸来道：“这分明是玻璃杯子，怎么是洋杯子呢？你莫不是眼花了吧？”

那进士不知李鸿藻犯恶洋玩意，只管答道：“学生那里的人就是这样讲法的！”

那进士走后，李鸿藻便让下人把府里好不容易置办的玻璃餐具、玻璃茶具等所有玻璃用具，统统翻出来用一个箱子装了，拿到街上全部贱卖掉，府里的茶具、餐具等一应器物全部换成了瓷制的。

同治九年，曾纪泽荫生试罢补授从五品员外郎，掣签分发户部。户部尚书正是李鸿藻。

户部上下用的原来全是玻璃茶具，李鸿藻到任后，便自家备了一套泥烧的茶具，决计不碰玻璃茶具一下。属官见上宪如此，也都纷纷从自家拿了泥制的茶具，制作精美的玻璃茶具反倒被晾在一边，无人敢用。曾纪泽感到李大司徒的做法不仅可笑甚至有些荒唐，便不顾属官的劝阻，竟用玻璃茶具泡茶喝。

李鸿藻倒也没有怎么样，但心里已是老大的不舒服。

一日，也是合该有事，曾纪泽刚坐进办事房，值事官便进来禀告，说总理衙门来人传恭王口谕，着曾纪泽速到总理衙门。曾纪泽来不及和李鸿藻告假便匆匆忙忙赶到总理衙门去见恭王。面见恭王后才知道，恭王是日要会见英国的一位商务代办，两名翻译偏巧双双生病，恭王无法，只好把曾纪泽传来应急。曾纪泽当时英语口语讲得尚不大明白，需要借助笔译，但总算替恭王解了围。

曾纪泽当日回到户部，很快便被传进尚书办事房。

李鸿藻当时正坐在椅子上看公文。

曾纪泽迈步走进去给李鸿藻请安。

一见曾纪泽进来，李鸿藻忽然放下公文，张着眼睛把曾纪泽从头到脚看个不停。曾纪泽被看得莫名其妙。

李鸿藻用沙哑的声音问道：“曾劼刚，老夫适才听说，你被总理衙门叫去呜哩哇啦了？不会是谣传吧？”

曾纪泽如实答道：“是恭王爷着人把下官传去的，因为翻译得了病。”

李鸿藻点点头道：“这就对了，这一点，你倒蛮像爵相。不过嘛——”话锋忽然一转道：“你是我大清户部的员外郎，不是他总理衙门的翻译！”

曾纪泽辩道：“大司徒容禀，不是下官要去总理衙门，而是恭王爷他——”

李鸿藻摆摆手，瞪着眼睛打断曾纪泽的话：“曾劼刚，你不要拿什么恭王来压老夫！——告诉你，这件事，老夫要上折参你！”

曾纪泽急道：“大司徒，您老要参下官什么？”

李鸿藻一字一顿道：“老夫就参你不好好在户部当差，却跑到总理衙门去呜哩哇啦。——你下去等着参吧！”

第二天，李鸿藻果然上折力参曾纪泽。同治帝下专旨申饬。

为这事，恭王两次上折替曾纪泽辩护。但曾纪泽为此还是大病一场，不久假归。

这件事，生气归生气，曾纪泽并没有太往心里去，但对夫人刘鉴的打击却颇大。

曾纪泽此次起复回任，所幸李鸿藻已离开户部升了协揆，户部尚书此时是沈桂芬，侍郎是阎敬铭，两个人都不属顽固保守派。刘鉴心稍安。

沈桂芬字经笙，道光进士，顺天宛平人。历任翰林院编修、右庶子。咸丰三年，授内阁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沈桂芬
(1871年约翰·汤姆森摄)

士,后任陕甘学政等。咸丰八年,丁父忧,期满官复原职署礼部左侍郎。同治二年外放山西署山西巡抚。同治三年丁母忧,同治六年期满回京,实授礼部右侍郎加军机大臣。同治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出缺,他旋由军机处调总理衙门任大臣。沈桂芬现在是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署户部尚书。

沈桂芬是满朝文武公认的大滑头,见风使舵的功夫再无第二个人可比。一日,慈禧太后看了船政大臣沈葆楨上的折子,折子报告了福建船政局新造的一艘大战船即将下水,慈禧太后马上说:“咱大清要想强大非搞洋务不可!”

在满朝文武还没弄清慈禧太后的真实意图之时,沈桂芬的折子已经递进宫去。沈桂芬在折子里写道:奴才见到太后的懿旨,感动得整整哭了三天三夜不止;奴才不是因为什么大战船下水而哭,奴才是为大清有这样一位既有远见又如此爱民的太后而感动、而哭泣。大清能有这样一位太后,而奴才们凡事还敢敷衍,太没良心了!一想到这些,奴才就想用死来报答太后。

慈禧太后看了沈桂芬递上来的折子,边读边流泪,叹道:“王大臣们要都像沈桂芬这样知道我的心,我该多省心哪!”

不久,山西巡抚曾国荃又递上来一个折子,说大同府辖下的一个村子有一千余户人家,万八千人的样子,因为洋人开铁矿占了他们的地皮,便拿了家伙和洋人打起来了,有一女洋人被打伤,十余名百姓也挂了彩。

慈禧太后看了折子,吓得半宿睡不着觉,她对李莲英念叨:“洋务,洋务,弄出祸端了不是!我早就说过,洋人没有几个好东西,少跟他们拉扯,一些督抚就是不听啊!——如今出了事,还得我来收拾不是!”

第二天,也不知沈桂芬是怎么知道的,竟然一上朝就递上来个折子,又开始大骂洋务的种种可恶,又是一番声嘶力竭,哭得什么似的。

慈禧太后又是一顿感叹:“沈桂芬这人怎么这么知道我的心呢!说出话来,让人听着就是顺!”

还有一点沈桂芬也独创大清开国仅有。依大清老例,凡满人对皇上都是自称奴才,王爷当中只有恭王称臣;而汉人则称臣,独沈桂芬自称奴才。

曾国藩是公认的同治年间第一名臣,就是这样一位任劳任怨、公忠体国、清正廉明的人,也是几次被上头革职、申饬。沈桂芬则不然,尽管他也生逢乱世,却独能步步高升,春风得意。为官几十年,如今已是过了花甲,一大把胡须的人,不但没被革过职,就连遭申饬也没有过。满朝文武背地里不叫他沈大人而叫他滑大人,辈份比肩官位又相等的则干脆戏称他沈滑芬或滑翁。他哈哈一笑,不急也不恼,依然故我。

曾纪泽到任的第二天便听郎中李兴旺说,上头最近有放大司徒协揆的意思,只是苦于没有缺分。想来不会太久,沈桂芬就能拜相了。

沈桂芬这人也煞是作怪,虽身兼三处要职,却一处也没放在心上。他每天都到都察院、总理衙门、户部各坐上一会儿,却一件公事也不办。都察院的事他全部推给左副都御史及掌印给事中。他在都察院常说的一个字便是“好”。总理衙门的事他更不管,因为上有一个掌权的恭亲王,还有一个想揽权的宝鋆。恭亲王对衙门的事不须向他啰嗦,只跟上头交代;宝鋆是除

第一章 曾府门前挂了一条红布

了恭亲王满衙门再无第二人能放在自己的眼里。沈桂芬在总理衙门大臣的任上虽已历半年，却还没有谈过一句公事。户部的事他则全部推给侍郎阎敬铭。不管阎敬铭要回何事，他只吐一个“中”字。

阎敬铭私下曾多次感叹：“沈大司徒养生功夫真是了得，从不肯多说一个字，怕累着。这样的人不要说大清国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就是古代，又能找出几个？”

这话不久便传到沈桂芬的耳中。沈桂芬面不改色心不跳，竟然哈哈大笑道：“阎侍郎真知老夫也！”说完这话又笑，直笑到鼻涕挂在胡子上仍是笑个不停。

阎敬铭，字丹初，陕西朝邑人，道光进士。由部主事做起，直做到郎中才被外放到湖北巡抚衙门候补。咸丰九年，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得知阎敬铭善于理财，便一纸公文借调到自己的麾下总理粮台。阎敬铭本人也被保举为正三品衔湖北按察使，转年又署布政使。同治元年，阎敬铭调山东署巡抚，参与对捻军的作战，不久丁父忧。起复后便留京放了户部侍郎，阎敬铭理财的手段这才得以大加施展。阎敬铭其人在曾国藩身边日久，渐渐便学了些廉洁的功夫在身上。到了京师后，为做个好官，他既不结党，又不肯刻意去巴结满贵，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其他事，一心只做理财人。他在户部侍郎的任上已是做了六年，按理，早该是尚书了，偏偏就没有人肯为他说话，加之他讲话耿直，一是一，二是二，太后想让他把二说成三也不行，太后也不十分喜欢他。所幸户部尚书放的是沈桂芬，既不揽权也不理事。要是个揽权的，恐怕又是一番情景。沈桂芬逢人便讲：“老夫这个户部尚书是为了好看，阎丹初这个侍郎才是个办真事的！”

阎敬铭渐渐地倒对沈桂芬存了老大的感激。

曾纪泽还记得第一天到户部签到的情景。

那天，阳光好得出奇，虽是初冬，风吹在人的脸上却无丝毫的寒意。

曾纪泽下轿刚走进户部大院门，离尚书房尚有十几步远，一个老者带着两名差官及三个下人模样的汉子便迎出来。那老者六旬上下，官服鲜艳，顶戴亮红，慈眉善目，五短身材，胖胖大大，一团被梳理得很是干净的胡须衬托着一张粉白的脸。给老者带上一顶破草帽，他就是一位锄地的农夫；为老人家披上一件蓑衣，他无异就是一个渔翁。

那老者一见曾纪泽当先抢着施了一礼，口称：“老夫叩见曾侯爷！”

跟随老者的人也都纷纷围着曾纪泽施礼。

曾纪泽一见老者的气度，当即便断定是户部尚书沈桂芬无疑。只有沈桂芬能候在门房等着，一位从五品的员外郎。

曾纪泽大受感动，双手扶住沈桂芬，一边施礼一边道：“下官给大司徒请安！”

沈桂芬哈哈笑着，用手拉着曾纪泽，两个人谈笑风生地往尚书办事房走。

到了尚书办事房，曾纪泽又重新见礼。

沈桂芬谦恭地笑着，连连道：“老夫平生最觉遗憾的事，便是没能在先爵相跟前服侍上一天！”他不说伺候反说成服侍，这又让曾纪泽感到两眼发热。

员外郎原意为设于正额以外的郎官。大清官制中各部以郎中、员外郎、主事为司官三级。除六部外，理藩院、太仆寺、内务府等亦设有员外郎一职。

主事为司官中最低的一级，为正六品。员外郎则高此一级，为从五品。郎中是司官中最高的，为正五品。

“哥，你今天没上衙门哪？”

一声呼唤，把遐想中的曾纪泽惊醒。

曾纪泽急忙抬头，见是弟弟纪鸿站在面前。

“衙门今儿例休。——下差了？”曾纪泽随口问一句，又抬高音量对外面道，“常三哪，给二爷沏杯茶端过来。”

门外答应一声。

曾纪鸿忙道：“别——，哥，我看你一眼就回书房，我正按着李师傅的吩咐编书呢。”

曾纪泽道：“栗诚，听哥一句话，一天到晚别光知道算哪算的，别累垮了身子。”

曾纪鸿答应一声走出去。

曾纪泽望着弟弟的背影长叹一口气。

曾纪鸿，字栗诚，和哥哥一样，对八股不上心，对官场亦不上心，却对古算学痴迷。进京前，就已写出《对数详明》、《圆率考真图解》二书，很受数学家李善兰、徐寿等人器重。曾纪鸿对算学痴迷到为了论证一道题，可以想不起吃饭也能忘掉饿的程度。曾纪泽戏称弟弟为“算痴”。

这一天，曾纪泽的轿子一进自家的院落，便发现院中多了顶绿呢大轿，屋里的人影仿佛也比往日多了许多。曾纪泽急忙下轿，直趋堂屋，见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正在同曾纪鸿讲话。

曾纪泽急忙把李鸿章让进书房。曾纪鸿又和李鸿章略谈了几句话才走出去。

更衣毕，让人沏了茶端进来。

曾纪泽问道：“世叔这次进京，还住贤良寺？”

李鸿章眷属现居天津北洋大臣公署，李鸿章每次进京都住在贤良寺，这已成定例。曾纪泽故此有这一问。

李鸿章笑道：“我此次进京，一是奉太后懿旨进京议事，一是杏荪在京师为我看了处宅子。我昨日去看了看，三进三出带个后花园，挺齐整，就买了下来，正在着人收拾。收拾出来，你和纪鸿就搬过去住吧，和庆云也有个伴儿，也好替我经常教教他。”庆云是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述的乳名。

曾纪泽道：“这可真是大喜事。庆云能来，我在京里可不孤单了！——听世叔所说，能拥有这么大一处宅子的人家，想必不是等闲之人。京城还有穷困到靠卖宅子度日的官员吗？”

李鸿章抚须一笑道：“说起来也是我运气。这个宅子的老主人，就是穆彰阿！——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穆彰阿的子孙，还有靠卖房子度日的那一天！——劫刚啊，你知道吗？穆彰阿的这个宅子，气势虽比不上王府，但在相府里来说，那是再找不到第二个了！”

看李鸿章陶醉在自己的遐想里，曾纪泽也霎时想起自己的父亲。

穆彰阿是曾国藩会试的大总裁，是道光年间无与伦比的重要权臣，咸丰登基才遭罢黜被勒令回奉天原籍。几年后，穆彰阿舍不下京师的这座宅院，向咸丰请求回京居住，恩准，穆彰